

道書集成

九洲圖書出版社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特一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河曰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此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無爲之化

唯施是畏

明皇曰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於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爲是皆可畏○河曰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爲失道意欲賞善惡偽善生欲信忠惡詐忠起○弼曰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爲是畏也○雱曰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況大有知者乎何則至人之道不以末傷本者也施爲盛於外則根本虛於內矣故終篇云大道甚夷

河曰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

明皇曰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具如下文○河曰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邪徑也○弼曰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

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零曰徑苟一時之速明迷於大道而好施者皆由用近智而無遠圖也

朝甚除

明皇曰尚賢矜智生巧偽除理也○河曰

高臺榭宮室修○弼曰朝宮室也除繁好也

田甚蕪

明皇曰浮食惰業廢農事○河曰農事廢不耕治

倉甚虛

明皇曰南畝不收無儲積○河曰五穀傷害國無儲也○弼曰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矣設一而東害生也○零曰田事治倉積實國之本也今務除其朝廷以為一

時之榮觀而不恤根本之已竭豈持久之道乎明以未傷本者皆然也

服文綵

明皇曰刻雕綺繡害工利○河曰好飾偽貴外華

帶利劍

明皇曰文德不修尚武備○河曰尚剛強武且著

厭飲食

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飲足也

資財有餘

明皇曰聚斂積實饒珍異○河曰多嗜欲無定時○零曰侈費於外以取一時之適而忘本業此明好施以傷本者一本作貨財

是謂盜誇

河曰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盜以為服飾持行誇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也
非道也哉

明皇曰矜其有知勤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與歎也哉哉者歎辭也○河曰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弼曰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誇而不以其

道得之盜誇也貴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誇也○零曰盜者偷頃刻之榮誇者矜身外之飾為道者深根固本用之不窮豈務施以徇外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明皇曰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也○河曰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弼曰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零曰建中也

善抱者不脫

明皇曰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河曰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弼曰不食於多齋其所能故不脫也○零

曰抱一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明皇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起於后稷成於文武周

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

止也○河曰為人子孫能修道如是長生不死世世以久祭祀先祖宗廟無絕時○

彌曰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旁

○曰聖人修己治人要在乎建中抱一此萬法之極致天地有終而不可易者也故能

貽法無窮功被四海而天人歸德澤及苗裔也一本無以字

修之身其德乃真

明皇曰修道於身德乃真純○河曰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為真人

修之家其德乃餘

明皇曰一家盡修德乃餘美○河曰修道

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彌曰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博大

修之鄉其德乃長

明皇曰一鄉盡修德乃長久○河曰修道於鄉專敬長老愛養幼小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修之國其德乃豐

明皇曰一國盡修德乃豐盈○河曰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

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為人厚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明皇曰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矣○河曰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

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為普博○旁曰因修身之法而推之以及其外

餘而後長長而後豐豐而後普

故以身觀身

明皇曰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真○

河曰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

以家觀家

明皇曰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河曰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

明皇曰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河曰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

明皇曰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

○河曰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也○彌

曰彼皆然也

以天下觀天下

明皇曰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為者乃普○河曰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

也○彌曰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

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

旁曰聖人之於有物也盡理之極而不容

私智故無不克也故修身則法一身之理

盡一身之理則身治夫自此以往施一家

則一家以為心治一鄉則一鄉以為法夫然故所過彌廣而彌有餘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聖人天而已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明皇曰以此觀身等觀之則可以爾○河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已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零曰聖人所守一道更無異說故其所以為所以知皆由此道也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舍德之厚
河曰謂舍懷道德之厚者
比於赤子

明皇曰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河曰神明保祐含德之久若父母之於赤子也○零曰德性未嘗不厚而必至於薄者欲處使然也故全其天真而以外耗內則淳氣中積而人道充至可名

於大矣然則足以馴虎豹服鬼神無足怪也或曰赤子何以不能曰夫淳氣之守豈一身之所能求世之俗雖有赤子之形而原其失真蓋已久矣世何足以知此哉

毒蟲不螫

河曰蜂蟻蛇虺不螫

猛獸不據攫為不搏

明皇曰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警搏之地此至人之舍德也○河曰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之故太早之

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弼曰赤子無求無欲不犯眾物故毒螫之物無犯於人也舍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金也○零曰淳氣之守足以為此竊嘗論之萬物所以相傷者氣有所受也人為萬物貴所稟至和而或見侵於物者失其常故也故陰陽以冲氣為和夫唯守真氣之冲和則物豈能傷之哉然猶大人之德耳未聖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河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心不移也○弼曰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堅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

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舍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諭其真柔弱不爭而不摧折皆若此也

精之至也

河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零曰非有慕好於外而峻作則是順其氣之自運而不以心者也若夫目營於外而心佚於內則精喪而死矣安能久乎舉世之大患莫大於此而學者之至戒也峻一作全

終日號而嗷不嗷

弼本嗷作噉○弼曰無事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噉也

和之至也

明皇曰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

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猶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嘔猶純和之至此赤子之全和也○河曰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氣多之所致○零曰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則和氣也在彼則稱其浩在此則稱其和所稱則異而氣一也故心氣交使迷理失常以至於斃者豈其重或殊哉持之非其道耳金德之人雖形與物接而心常泊然故雖用氣而氣自動耳故但動而無動之累然則其淳氣之守孰能擾之哉故雖年躋壯老而不失其赤子之常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不衰者如斯而已夏之為言夏也夏者天和發散之時噉之噉者和氣不積故也一本作噉散噉氣之意信也亦通

知和曰常

明皇曰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河曰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為知道之常也○零曰物以和為常

故知和則得常也○零曰復命之常體神也和之常守氣也知守氣則可以言復命矣未至乎復命也此兩者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更無它道古之學者一出乎此大道既隱士逐末而不知本學始有外此者矣常者性有定分能盡其性則自別於物而物莫能違故曰常蓋自性分之外一皆並偶無有常者

知常曰明

明皇曰守和知常是曰明了○河曰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曰以明達於玄妙也○零曰不噉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零曰不知常之人雖有察物之小智而關於大本矣可謂明乎

益生曰祥

明皇曰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越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河曰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零曰生不可益生之則歺也○零曰生理至足無欠無餘以直養之則亦至矣從而增焉

抵以為贅祥非常之事也
心使氣曰強

明皇曰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河曰心當專一和柔而氣實內故形柔而反使妄有所為和氣去於中故形體自以剛強也○零曰心宜無有使氣則強○零曰有心以使氣則氣復使心心氣交使則天和離喪損其真矣人所受者不可益損故增生損氣俱為失理孟子有掘苗不芸之戒而老子有益生使氣之說凡以全其淳氣而已此強非自勝之強強梁之強也

物壯則老

河曰萬物壯極則枯老也是謂不道

河曰老不得道○零曰人之有壯老者形也若夫定分則常而不違矣失性之人形化而心興之變故壯則血氣充溢而老則精神衰憊唯含德之厚者不然吾心未嘗移則氣亦有常而不變故雖外有壯老而

心不異乎赤子之時此有道者也凡易於歲時而隨壯老以化者物而已矣豈道也哉

不道早已

明皇曰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

強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河曰不得道者早已死也○旁曰不道之人雖其少時已失生理故曰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河曰知者貴行不貴言也○旁曰因自然也○旁曰理極於無言

言者不知

明皇曰知了悟也言辯說也○河曰駟不及舌多言多患○旁曰造事端也○旁曰

惟其有言已非知理

塞其兌

明皇曰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兌○旁曰其神無卻

閉其門

明皇曰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河曰塞閑之者欲絕其源

挂其銳

河曰情欲有所銳為當念道無為以挂止之○旁曰含守質也

解其紛

河曰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為以釋之○

旁曰除爭原也

和其光

河曰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

曜亂○旁曰無所持顯則物物無偏爭也

同其塵

河曰不當自別殊也○旁曰無所持賤則

物物無偏耻也○旁曰真知者其處已如

此

是謂玄同

明皇曰解具知道冲章彼則約道此則約

人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也○河曰

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

旁曰道至於玄而物我為一者不立已以

敵物故物不得而有之

故不可得而親

明皇曰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河曰

不以榮譽為樂獨立為哀

不可得而踈

明皇曰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踈○河曰

志靜無欲與人無怨○旁曰可得而親則

可得而踈也

不可得而利

明皇曰無欲故不可得而利○河曰身不

欲富貴口不欲五味

不可得而害

明皇曰不爭故不可得而害○河曰不與

貪爭利不與勇爭氣○旁曰可得而利則

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貴

明皇曰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河曰

不為亂世主不處閭君位

亦不可得而賤

明皇曰洗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河曰

不以乘權故驕不以失志故屈○弼曰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

故為天下貴

明皇曰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疎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至

貴矣○河曰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為天下貴也○弼曰無物可以加之者○零曰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物而不物於物況可得而親疎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莫之爵而常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

河曰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國也

零曰治國在乎盡道之正而已無容私智

以奇用兵

河曰奇詐也天使詐偽之人使用兵也○

零曰兵非有道之器而聖人所不能無但不以為常故曰以奇用也

以無事取天下

明皇曰在宥天下貴乎無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為為可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河曰以無事無為之人使取天下為之主○弼曰以道治

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兵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零曰以正治國則天下自服莫以有事為哉蓋天下神器唯無為者能有之故下云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明皇曰以此下知之○河曰此今也老子

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明皇曰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政

今彌貧○河曰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今煩則姦生禁多則下作相殆故貧零曰事為之禁則民擾而失業故貧也此亂之所始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明皇曰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誦故今國家滋昏昏亂○河曰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眇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弼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零曰有利器則必有機心機心生則下難知故國家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明皇曰人主以伎巧為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奢泰故今淫奇之物滋起也○河

曰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謂刻畫宮觀雕琢服章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鐵玉文繡綵色日以滋甚○弼曰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零曰古初之民器用鄙朴下逮末俗製作彌精

巧思日生風俗愈弊非常之事由此滋多一本利作伎

法今滋彰盜賊多有

明皇王弼二本物作令○明皇曰無為既失法今益明竊盜為其盡成盜賊豈非多

有乎○河曰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

弼曰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耻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

故聖人云

河曰謂下事也

我無為而民自化

河曰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也○零曰無為則體常上體常則

民亦體常故自化申上文利器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河曰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零曰好靜則復性上復性則民亦復其性故自正申上文盜賊之義

我無事而民自富

河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零曰無為好靜故能無所事而民遂其生夫豈多忌諱哉

我無欲而民自樸

明皇曰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河曰我常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則隨我為質樸也○弼曰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

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零曰申上文奇物之義竊嘗論曰聖人之治也化之以無為

正之以好靜使各遂於富庶而要其終也復之樸而已夫然則豈有利器奇物而假

法令以為之制哉凡民之所以毀樸趨偽皆在於多欲也上誠無欲則民安得欲乎此帝皇之極致也一本自富在自正前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河曰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其民淳淳

明皇曰政教悶悶無為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樸矣○河曰政教寬大故民淳

淳富厚相親睦也○弼曰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正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

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

河曰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

零曰察察治已甚也

其民缺缺

明皇曰政教察察有苛急人則應之缺缺而凋弊矣○河曰政急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弼曰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

偽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零曰缺如器物破缺言不全也

禍兮福之所倚

河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

悔過責已修善行道則禍去而福來

福兮禍之所伏

河曰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也

孰知其極

明皇曰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闇閤俗則以為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樸此則禍為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為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刑弊此福為禍之所藏也○河曰禍福相生誰能知其窮極時○雱曰萬物通乎一氣而一氣之運往而復返終則有初轉徙如流無有窮極故禍福相代如彼四時聖人唯知其然故事貴適中不為已甚若夫察察之政欲崇正而禁奇止妖而興善以盡天下之福而不知奇正相生妖善迭化志欲為福而不知福極為禍故莊周寓言於才與不才之間然則推而為政其亦在察與不察之間乎故曰其政闇閤蓋如上說則其於善惡是非若有所不辨是以小智觀之

意或不快也此句與荒兮未央之語同蓋彼齊唯阿此等禍福理皆一致

其無正邪

明皇王弼二本正下有邪字○河曰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其無國也○雱曰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正可舉無刑可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雱曰大運不留當時者為是欲定奇正而不知正不可常則可謂知乎雖然以為無正者是以無正為正者也邪者疑辭亦不定乎無正也

正復為奇

河曰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為詐也○弼曰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正復為奇

善復為妖

明皇曰禍福之極豈無正邪但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為奇奇善者復以為妖祥故禍福倚伏若無正爾○河曰善人皆復化上為妖祥也○弼曰立善以和物則便復有

妖妖倭之患也

人之迷其日固久

明皇曰以正為奇以善為妖如此迷倒其為日也固以久矣○河曰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其日已固久○弼曰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雱曰民失其性而不冥夫道自有生以來蓋已如此非一日之積矣而為政者方乃事其察察然而欲使天下畢協於吾一偏之正既為不可而又不知其所謂正者未嘗正也聖人則不然雖方廉且直以道德之光燭天下而體常混然不示人以迹故民得安常復樸而風俗淳淳也豈曰小補之哉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河曰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

人也○弼曰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雱曰大方無隅言混然也若有割絕之迹則與物分界矣廉而不覲

明皇王弼二本害作覲○河曰聖人廉清

欲以化民不以傷害人也。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弼曰：廉清廉也。劇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污，不以清廉劇傷於物也。○雱曰：雖有廉隅，不至於劇也。一本劇作穢。

直而不肆

廿一

三十一

河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已從人，不自申之也。○弼曰：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雱曰：直而肆，則有其直，大直於理，為直而常委曲以從理。

光而不耀

明皇曰：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為方，不劇彼而為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為光，修其身而天下自化矣。肆申也。○河曰：聖人雖有獨知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亂人也。○弼曰：以光鑒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匿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雱曰：光以燭物，謂之耀，和其光歸其明者，豈耀以燭物哉。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

河曰：謂人君治理人民。

事天

河曰：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

莫若嗇

明皇曰：嗇，愛也。人君將欲治人事天之道，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矣。○河曰：嗇，貪也。治國者當愛民財，不為奢泰，治身者當愛精氣，不放逸。○弼曰：莫如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金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於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雱曰：治人在乎正己，事天在乎盡性。此兩者一於嗇而已。葆其精神，不以外耗內者，嗇也。人之本真充塞六極，無所不備，而終至於不足者，侈有為而輕自用故也。唯嗇也，故能全吾所受命於天，而不多費於妄作，然則性其有不盡者乎。

已其有不正者乎。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所以事天也。蓋金其初之所命，則天心得矣。人則與我同其所受者也。我誠全則同者，應矣。其於治也，何有哉。

夫唯嗇是以早復

明皇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河曰：早先也。服德也。夫獨愛民財，愛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弼曰：復，常也。○雱曰：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唯嗇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遽故，復靜為早。一本復作服，非。

早復謂之重積德

明皇曰：夫能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河曰：先得大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弼曰：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復。其常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者也。○雱曰：德不外耗，則積於內，夫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其為積也，積之又積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明皇曰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服者夫克能也○河曰克勝也重積德於已則無不勝○旁曰盡性之人蓋將生天生地宰制造化其於事物何所不能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明皇曰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河曰無不克勝則莫有知已德之窮極也○旁曰道無窮也○旁曰盡性則大矣大而化之則聖矣化則無窮故莫知其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明皇曰莫知其窮極然後可以為有國○河曰莫知已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為民致福○旁曰以有窮而莊國非能有國也

旁曰聖人糠粃土苴足以陶鑄堯舜其於有國也何有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明皇曰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矣○河曰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

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旁曰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

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旁曰有國之母所以有國者莫知其極者是

是謂深根固柢

十四

河曰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蒂如樹根不深則枝葉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使無漏泄○旁曰人以性命為根外乎此者枝葉也失性之人盛枝葉以傷根

根傷則精氣衰而蒂不固此所以早斃也

夫唯書則不以外傷其根根深則蒂固蒂固則形連乎命而遲脫矣柢一本作蒂音

義同

長生久視之道

明皇曰積德有國則根深而蒂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河曰深根固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旁曰精神發見於目故人死則目瞑而無光能膏以深根則蒂固而根深其視久矣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明皇曰烹小鮮者不可撓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河曰鮮魚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

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旁曰不撓也

十五

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感衆心矣○旁曰烹小鮮之術唯待其自熟無所施其巧撓而撓之則潰矣治國之道亦然大國小鮮者明所

治雖大得其道則甚易為也

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明皇曰以道臨蒞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無以見其神明○河曰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旁

曰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則其鬼不神也○旁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

盡其性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遂矣

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為神也人鬼殊道

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盪而交失

其所故萬物得乘蒙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明皇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歆滅而無

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也○河曰

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

之民○弼曰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

神無所加神無加則不知神之為神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明皇曰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為則傷

人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蓋以聖

人無為清靜故爾○河曰非鬼神不能傷

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

之也○弼曰道洽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

則不知神之為神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

聖人不傷人則亦不知聖人之為聖也猶

云非獨不知神之為神亦不知聖人之為

聖也夫恃威綱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

知神聖之為神聖道之極也○零曰聖聖

人不傷人故天地之和應而人鬼各遂兩

不相傷也

夫兩不相傷

河曰鬼與聖人俱兩不相傷也

故德交歸焉

明皇曰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

則害神之祀今兩不相傷物故德交歸焉

河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

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

歸焉○弼曰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

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

神聖合道交歸之也○零曰人歸德於鬼

鬼歸德於人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神一

主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情三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河曰治大國當如居下流不逆細微○弼

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

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零曰如江海之於百谷

天下之交

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

則天下之人交至也○河曰大國天下士

民之所交會也○弼曰天下之所歸會者

也

天下之牝

河曰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愠也○弼

曰靜而不求物自歸之○零曰當以雌靜

受物一本天下之交字

牝常以靜勝牡

河曰女所以屈於男陰勝陽以安靜下先

求之也

以靜為下

明皇曰天下之人交至者歸於謙德則如牝以雌靜常為牡動所求由以靜為下○河曰陰道以安靜為謙下○弼曰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雖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為下故物歸之也○旁曰一本云以其靜為之下故大國以下小國

弼曰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

○河曰能謙下之則常有之○弼曰小國則附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明皇曰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河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

無過失也○弼曰大國納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明皇曰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河曰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弼曰言唯脩卑下然後乃各

得其所○旁曰天性非能下人以好為之者非欲取人但天性自下人而人自歸之者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河曰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明皇曰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贊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為援助○河曰使為臣僕

○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明皇曰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者宜為下○河曰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為謙下○弼曰小國脩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脩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為下也旁曰均之有取大國以下小國則為樂天樂天者道也小國以下大國則為畏天畏樂天者勢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明皇曰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典言云為萬物之奧與內也○河曰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弼曰奧猶愛也可得庇蔭之辭○旁曰大道深密能庇覆萬物而萬物之所伏藏善人之寶

明皇曰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之而無患累也○河曰善人以道為身寶不敢違○弼曰寶以為用也○旁曰善人之所寶聖人則體之矣一本作所寶不善人之所保

明皇曰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爾○河曰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遺患速意猶自知悔卑下○弼曰保以全也美言可以市

河曰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大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善言美語求者欲疾得實者欲疾

售也

尊行可以加於人

明皇曰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美味之言尊高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河曰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弼曰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正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零曰美言尊行道之末流而猶足以市且加於人況道者乎一本無於字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明皇曰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棄遺之有乎○河曰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何有累民德化淳也○弼曰不善當保道以免倣○零曰市以利合者也人性忌其上而不可加者也苟有美言尊行則雖利者可與交而加人而人不忌矣

然則有道者其於化人何所不服哉故於人之不善無所棄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明皇曰共教不善之人○河曰欲使教化不善之人○弼曰言以尊行道也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明皇曰三公輔佐雖以合拱之壁先導駟乘之馬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爲之道於吾以化人爾○河曰雖有美璧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弼曰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爲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零曰天子三公以化民爲已任有道則天下將自賓璧馬所以招賢招賢爲政之大者也雖得賢而已不能進道則民猶不服故未若不求乎外而進道之要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明皇曰何問辭也

不曰求以得

河曰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曰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

有罪以免耶

河曰有罪謂遭亂世間君安行刑誅修道

則可以解死免於衆耶也○零曰求以得故善人實之有罪以免故不善人保之

故爲天下貴

明皇曰道在於悟不在於求不如財帛故可日日求而得之故云不曰求以得既悟則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邪可以爲天下貴爾○河曰道德洞達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也○弼曰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爲天下貴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

河曰因成修故無所造作○零曰爲道也

事無事

河曰預設備除煩省事也○零曰事道也

味無味

河曰深慮遠慮味道意也○弼曰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雱曰味道也此三事者皆爲道之常爲此道者雖以無爲爲常而不敢以無故輕乎有物但遇物以道而及乎有物則不敢忽也故下文云

大小多少

河曰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雱曰畏事之小如大真事之少如多莊子曰不忽於人

怨以德

明皇曰於爲無爲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今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爲怨者逕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爲怨對今既守分全和故是報怨以德○河曰修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弼曰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雱曰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德也事則吉凶與

民同患故已上諸法一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舉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圖難於其易

河曰欲同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爲大於其細

明皇曰肆情縱欲者於爲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爲其大當須於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河曰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雱曰任德者雖以無爲常而及乎事物之際常齋戒以臨之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莊子曰有而爲易乎昊天不宜天下之禍常生於所忽戒乎其易與細則終無尤矣

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

河曰從易生難

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明皇曰明上文所以預圖爲也○河曰從

細至著○雱曰易則發於所忽細則從微至著

故聖人終不爲大

河曰處謙虛也

故能成其大

明皇曰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不爲其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河曰天下共歸之也○雱曰聖人常修細務以成大功功業既成所謂大人也詩曰小難盡廢則中國微矣此

亦明大治之在積小也

夫輕諾必寡信

河曰不重言也

多易必多難

明皇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

必多難○河曰不慎患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河曰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弼曰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

之也

故終無難矣

明皇曰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河曰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猶避害深也
零曰聖人非但慎微可不生事常以事為
憚而不輕易於有為故終無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河曰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

其未兆易謀

明皇曰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
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形兆謀杜絕之
使令不起並甚易爾○河曰情欲禍患未
有形兆時易謀止也○零曰戒在事物之
先所謂為之於未

其脆易泮

河曰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脆
弱易破除○零曰一本泮作破

其微易散

明皇曰欲心初濫高自危脆能絕之者脆

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
則易散爾○河曰其未彰者微小易散去

也○弼曰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
足以與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慎終也
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

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為微而不散則
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
零曰救於已然之始所謂治於未亂
為之於未有

明皇曰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為營

為於未有形兆爾○河曰欲有為富於未
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弼曰謂其安未
兆也

治之於未亂

明皇曰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為除
理之於未成禍亂爾○河曰治身治國於
未亂之時當塞閉其門也○弼曰謂閉微
脆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河曰從小成大○零曰長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河曰從卑至高○零曰積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明皇曰此二者喻其不早良圖使後成患
河曰從近至遠○零曰進也此三者皆自

近及遠從微至著物化之理也故聖人不
敢造事物之端以開天下誠恐因而寢大
去本日遠貽患將來也故曰化而欲作吾
將鎮以無名之機然則聖人之慮患也不
亦早乎

為者敗之

河曰有為於事廢於自然有為於義廢於

仁有為於色廢於精神也

執者失之

明皇曰凡情不能因任營為分外為者求

遂理必敗之於事不能忘遺動成執著執

著求得理必失之○河曰執利遇患執道

全身堅持不得推讓反還○弼曰當以慎

終除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為治之刑名執

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零曰